

「閩粵·海洋」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活動心得

常慧琳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博士生

雖然我長居香港，直面大海，但閩粵和海洋之於我，只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罷了。因為在我所感興趣的那個時空中——早期中國和中古早期——閩粵還是帝國模糊不清的邊緣，海洋還未溝通起各個文明。

但通過這次研習營，我們走入村社祠堂，走進歷史現場，我陡然發現，這一邊緣的邊緣，原來可以窺見整個世界。從白石街上聽到的關於那個改變鴉片戰爭發生點的故事中，於碑刻附記捐贈人所體現出的華僑網絡中，在陳芳家族遠洋開拓的驚心動魄的歷史中，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

從這些邊緣的、一般的、具體的敘述中，歷史感被空前放大了。這是令我非常激動的一點。我曾在長安尋找漢家故事，在建康尋找王謝子弟，但一眼千載，俱不可得。第三天的時候，我們駛過崖山，右邊的海水早已退卻赤色，左邊的灘塗卻又堆積成山，於是有感宋亡舊事口占二絕句：

其一

崖山淺石為滄海，百載堆成又一山。
十萬宋民流血處，始知青史淚潸潸。

其二

漢唐舊事休提道，故國沉淪二百年。
倘使宋民浮海去，迄今華夏可爭先？

第七天在廣州城，我們沿著北京路漫溯，這是南越國的官署，是隋唐的城池，是宋代的三城，是明清的都會。一條中軸線與一條珠江河，勾勒出兩千年積累的南拓與西關之繁榮。第八天的時候我們來到百年前，在陳寅恪故居，在史語所舊址，以同樣的姿勢重現當年，當代之學術與先賢之開拓，今天的史語所與今天的學人，歷史與現在於此重疊，斯文在茲。在宋代古蓮緩緩開放的海幢寺，大和尚娓娓道來：我在東京看到一幅宋畫之蓮花灼灼，欣然聽聞我家的蓮花也開了。記得海幢寺疇昔菖蒲極盛，引士人相與應和，遂精心栽培，於明代的石鉢裡重現兩宋的文脈風流。不禁讚曰：

如意蓮花出宋圖，石罍燒罷種菖蒲。
素仁信步經幡動，留待人間作曼殊。

最後，在樟林，在陳椰博士家族的百年祠堂中，我們不僅看到了過番三寶，還在正午的日頭中恍惚窺見疍民上岸，火帝升格，六社八街形成的歷史，日月逾邁，五百年矣。

歷史感是我研究歷史最初與最後的動力，很高興能切實參與其中，用口去讀碑，用腳去丈量土地，用眼睛去觀察神祇。當然，這十幾天時間還太短太短，遠遠不夠我們完成對歷史人類學的任何方法論上的學習與訓練。正如王老師在最後說的那樣，不用在意理論與方法，走進村落，去讀去看吧。我也在有限的課外時間踐行了這點。在廣州的時候，在做了充分的事先調查與保證安全的前提下，我去了小北路「黑人」社區進行了走訪。採訪對象為市民和「黑人」兩個組別，以我者與他者兩個視域來觀察，前者採訪了老廣的土師傅與外來務工的土師傅；後者採訪了開小賣部的店主與路過的黑人。一番折騰，確實收穫良多。

最後，十分感謝主辦方對本次研習營的精心策劃與組織，大到路線、講座，小到一路的餐飲住宿，甚至是那個非常實用的環保袋，俱見精心。也十分感謝會務人員的付出，尤其是每組組長對組員的關心照料；當然還要特別感謝田野導師們，在高溫下陪我們暴走、在夜幕中與我們討論。在這麼多出色的學者與優秀的學員中，偷得八月旬餘閒，倍感榮幸。